

石破天惊

大乾陵

天墓系列

张敏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石破天惊

大草之陵

乾陵

述圣碑

无字碑

懿德太子墓

永泰公主墓

张敏 著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破天惊大乾陵 / 张敏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7, 8

ISBN 978-7-80680-546-6

I. 石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2537 号

石破天惊大乾陵

作 者 张 敏 著

责任编辑 李丽玮

封面设计 可 峰

版式设计 红 梅

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信达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插 页 1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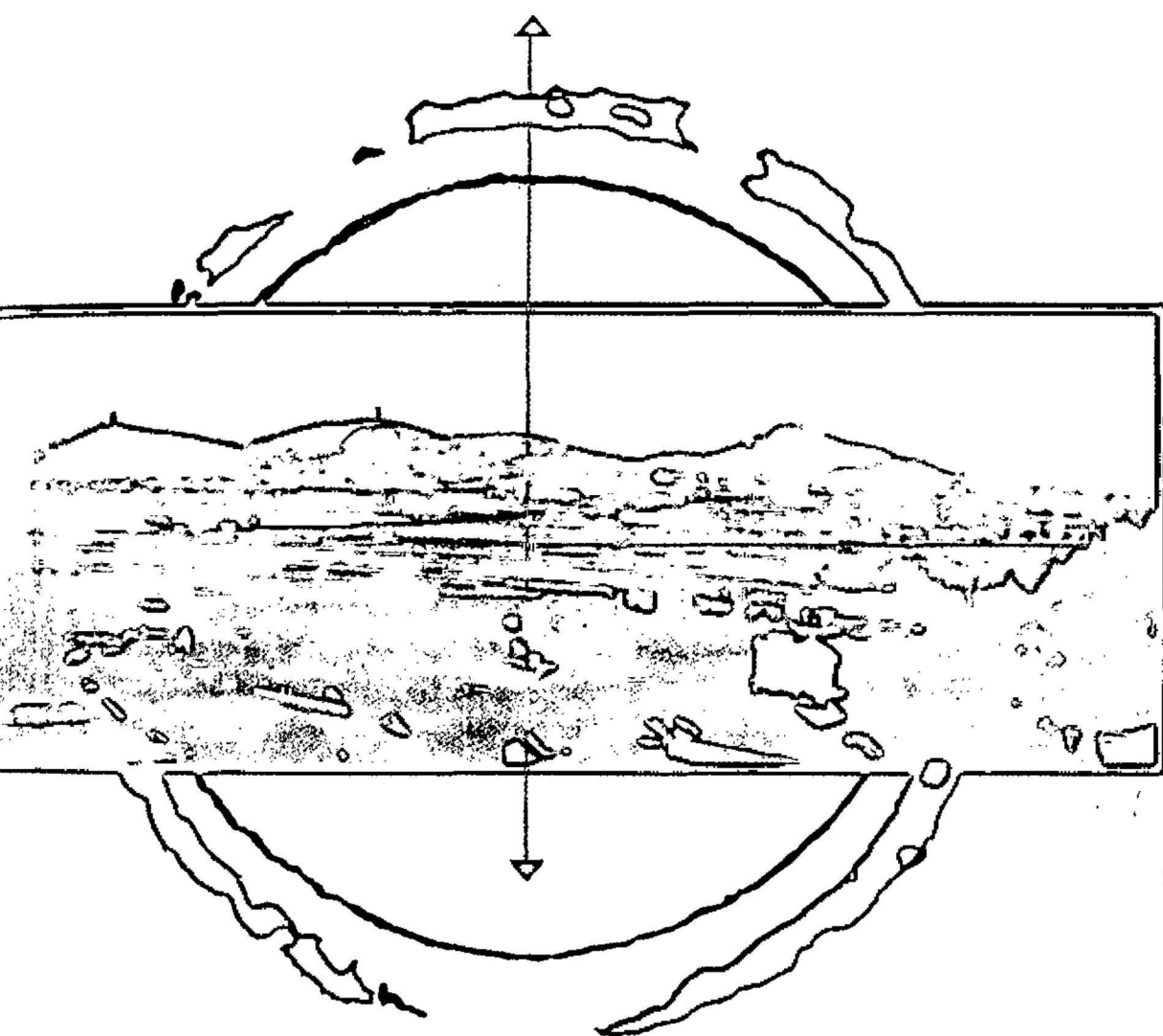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546-6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43



作家近照

杨叔仁摄



长安第一风流才子张探花传奇（代序）

高建群

张作家叫张敏，又叫张探花。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。有个屡次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叫《错位》，张作家就是这个电影的编剧。导演黄建新拍完《黑炮事件》，想继续往下拍，找到厂长吴天明。吴天明招来张敏，要他一个礼拜之内，为黄建新写个本子。三天头上，早晨上班时，吴厂长在西影厂大门口，见到蓬头垢面，不修边幅的张探花。吴厂长怒道，我给你说的事，你当耍耍哩！话音未落，只见张探花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个三万字的本子。这就是新时期的一部经典电影《错位》剧本产生的经过。为写这个本子，张探花三天三夜淘尽了身子。

张敏有着惊人的才华。有的人成为作家，是经过后天学习得来的，有的人

则天生就是作家，造物主打发他来世上走一遭，就是让他的这支辣笔为尘世添一份喧嚣，加一份热闹。张敏就属于后者。

我二十年前读过张敏的《天池泪》、《感君情意重》、《黑色无字碑》，我惊叹于这些小说的鬼斧神工，惊叹于通篇所洋溢的那种激情和才情。记得我当时对人说，这小说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好像是一口气写成的。

张探花祖籍山东，一生流离颠沛，现定居在西安。用他的话说：受孕在黄河故道，长成在大漠边关。前一句话，是说他落地生根在中原，后一句话，是说他九岁前在新疆哈密。前两年山东老家来人续家谱，写上“编剧”二字后，后面要加个括号，填上相当于什么级别。怎么填，来说，交三百钱，括号里填一个“探花”吧。古代考官，头名曰状元，二名曰榜眼，三名曰探花。张作家觉得封他一个“探花”，是高抬他了，尤其又喜欢“探花”这两个花花哨哨的字，于是乎从此张口闭口要大家叫他“张探花”了。

张探花平日行为乖张，放浪形骸，脚下常穿一双拖鞋，满世界乱转。一个裤腿长，一个裤腿短，吧嗒吧嗒一路和熟人点头。自号“无聊文人”，又将家中凭稿费堆砌起的一座歪七扭八的三层楼房号称“文牢”。这文牢中每日吆朋呼类，酒气冲天。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人，从王蒙，到张贤亮，再到初学写作者，来人即是客，秉帚以迎之。大文化人贾平凹，二十年前曾在这东倒西歪的屋里客居过三年。平凹说：嫂子每次做饭时，往锅里给我多添一瓢水，就有我吃的了，这是旧话，不提。

说起张探花传奇，这里单表一件。有一年，中国神秘学会在西安开年会，各路气功大师、预测专家云集西安。爱热闹的张探花，也跑去瞧稀罕。他是著名的长安闲人，走到哪里，大家都认。会议设在省体育场的一个宾馆里。席间吃饭时，言语过往之间，他和一位山东来的气功大师斗起嘴来，他说特异功能是骗人的，他这一生，不敬神鬼，只信自己的一双眼睛。大师说他是孤陋寡闻，见识短浅。说话间，张探花从腰间掏出了个风油精瓶子，再掏个一分钱硬币，说，在坐的各位，谁能将这一分硬币，众目睽睽之下装进风油精瓶子里去，那我就算服了，从此世界观改变，逢人专说气功的好处，并且免费为各位写出大块文章，让各位名播天下。

张探花连说三遍，满座无人敢应。末了，山东来的大师拦住话头，说张探花所谈的这等破事乃小儿科，是市井地摊上的弄法，大师不屑为之。大师说，他要当众表演一道乾坤手，让张作家长见识。啥叫乾坤手？大师说，张作家你摸摸你的身子，看哪一处长了个瘤子，或起了个疙瘩，或有一个瘰子，你说给我，我一伸手，疾如闪电，快如旋风，这疙瘩就被抓走了，抓走后，你这肌

肤光光堂堂的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张探花见大师这样说，回话道，爹妈生我，通身像个浪里白条，并无疙疙瘩瘩的东西。不过论起疙瘩来，裤裆里倒有两个睾丸。这样吧，大师你伸出手来，取它一个，试试你的本事，也让大伙开开眼界，我立个生死文书给你。就是一命休了，也不找你的麻烦。话撵话，撵到这里，大师摆摆手道，睾丸乃生命之根，要他取这东西，太残忍，太不人道，他不敢取。张探花答道，一个愿舍，一个愿取，周瑜打黄盖的买卖，合理而又合法，况且我如今已有一儿一女在堂，这睾丸于我，已成无用之物，大师你成全我，将这赘物除去了吧！大师摆摆手，说这叫“抬杠”。

饭局结束时，双方议定了另一个赌博项目。大师说了，挑一副农舍的那种木门，隔三步远，他一发功，双掌一推能叫这木门自然闭上。张探花不信。张探花说，气功师能掌心发力，将桌上的餐巾纸吹得微微颤抖，已属不易了，如今要推动这两扇门，谈何容易。双方又抬起杠来，最后说定，赌一万块钱，找一户有木门的人家，当场试验。并请在此座的世界射击冠军李忠奇先生当保人。敲定以后，众人发一声喊，分乘几辆出租车，直奔西安南郊草场坡而来。

张探花在草场坡当过九年工人，环境熟悉。大师携一只手提箱，里面硬铮铮是一万块钱大票。张探花也东拼西借，凑够这一万块。张探花心想，老百姓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眼见稀奇物，寿增一季”，今天我即就是输了，一万块钱买一个稀罕瞧，却也值得。

在草场坡里，陪着大师走了几家，终于找到一家大师认为是合适的木门。于是便开始。大师先将木门开成半掩状态，然后向后倒退三步。众人递上凳子，大师坐了。只见大师闭目敛气，运动筋骨，半晌，突然两掌向前发力，怪叫一声道：“合！”叫声过后，众人看那木门，还是纹丝不动，仍是半掩状态。大师见了，只好又运动真气，再做两次。那门还是纹丝不动。

张探花见了，眼里倒有些怜悯这大师了，于是说，这陈年老门，门轴子有些死了，我给你抹些油，或者浇上一泡尿上去，让它滑溜滑溜。这些做过以后，大师再推，门仍然不动。事以至此，大师也就满脸羞惭，说一声“今天气场有异！”，说罢丢下一万块钱，自己兀自先一步走了。

一万块钱在手，张探花说，这钱是白捡来的，不花白不花，于是乎吆朋呼友，叫上一大帮子闲人，再加上他的全家，到当时西安最好的宾馆金花饭店消费。餐厅经理问上什么菜，点什么酒水。张探花说什么好上什么。这一千人从下午一直折腾到凌晨两点。后来买单时，张探花将一万块往桌上一扔，问够不够。服务小姐将钱一数，说一共是13888元，这一万块收过，还差3888元。张探花一听，傻眼了。饭店留下张探花的大弟做人质，让他回去取钱，3888块钱

取来，这事才算了结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张探花在深圳吃“龙虎斗”的事，也算一奇。

1995年，张探花在深圳筹拍一个广告片。他心想深圳的朋友请他吃了几次饭了。临走时，他得回请一下。一拨人来到一家门面非常讲究的饭馆，门前像开了个动物园，下边是水产，上面是飞禽，中间几个笼子里全是走兽。有一小笼中间，卧着一只白猫。这白猫全身雪白，只在两耳尖上，有一圈黑毛。也许是前世里有一段未了之情，白猫冲着张探花喵喵叫个不停。张探花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走上前来，对那白猫好生爱惜了一番。又手骚，扯住白猫胡子说道，此猫若成盘中之餐，必将是天上人间！大堂经理见了，遂使个眼色，让服务员将这只猫抱到后边去了。

张探花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，走上台阶，又手骚了一回。右手门迎小姐，水色可人，左耳旁长了个“拴马桩”，乃是一个小肉柱。张探花伸根指头，动了一下小姐的肉柱，拍了拍小姐的肩膀，又来了第二声惊呼：哇，好漂亮！

入座不长时，只见招待生将一只血淋淋的猫皮用托盘端了上来，耳边有黑毛的白猫皮搭在盘子边上，招待生让张探花验货：“先生，你点的这道菜是我店的名菜，我们将派国家一级厨师为您掌勺！”再一问，这道菜叫“龙虎斗”，一只猫配一条五步蛇，乃是这家酒店的镇店大菜，每道3800元。

张探花一听，傻眼了。那天他身上一共揣了五千块钱，心想花两千块钱吃一顿饭，大约能抵挡得住，谁知道这一道菜就三千多块花出去了。张探花咽了咽唾沫，心中有些被人宰了一刀的感觉，于是问道，他何曾要吃这只猫来？前台经理说，你明明是点了这只猫，你指了指猫，拽了拽猫胡子，还高叫了一声漂亮好吃。张探花说，我赞美它漂亮，并不是要吃它，我是作家，赞美生活是我的职责。经理说，这个我们不管，反正这只猫是你点了，你得付钱！

张探花见状，眉头也没皱，就计上心来。说道，我承认，这道菜我点了，不过我点了两道，还有一道，你们没有端来，请把那一道菜也端上来，我一块儿付钱。经理一听大喜，忙问还有哪一道？张探花这一时卖起关子，直夸龙虎斗如何好吃，如何让人大开眼界。弄得满席朋友都一头雾水。其实张探花心中暗自琢磨：这道菜还是要吃，只是不能出这个价钱，不能让人宰了。再者要以智取人，不能让深圳朋友面子上不好看。一番心思过去，好一个张探花，让把那右手的门迎小姐也剥了皮端上来。还要骚一骚那个“拴马桩”。张探花掏出牡丹卡来说，多少钱都不在乎，两道菜今天吃定了。

张探花这一招，让席间朋友大开眼界，纷纷证明，张探花赞美了猫，也赞

美了门迎小姐，应该把两道菜都端上来。牡丹卡上的钱如果不够，大家来凑，千万元都不在话下。

酒店用此法曾宰过不少客人，挨宰的人顾了脸面，心中不悦，钱也得掏。今天碰到长安才子张探花，才知道原来钉子是用铁打成的，一时竟傻了眼。无奈之下，搬来了总经理。总经理漂洋过海，自然老道，知道今日碰上高人了，一番问答之后，大赞《错位》拍得好，今天他做东，砍去前边那个3，以380元结账，并送一瓶好酒助兴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深圳朋友便劝他留在深圳发展，说这等高人，回西北糟蹋了。张探花微微一笑说，西北有老婆孩子，一刻也离不开他们。

张探花夫人的名字叫方方方，三个“方”叠在一起，叫起来怪绕口的，于是张作家擅自做主，让老婆将这“方”字去掉一个，叫成“方方”。叫成“方方”以后，好听是好听了，可是后来，湖北出了个女作家，也叫“方方”。张作家听了，于是征求老婆意见，向中国人传统文化靠拢，叫成“张方氏”了。这一次改名，算是定名，老两口商量好，从此就是再有重名，也不改了。

张方氏是西安市北郊方新村人氏。方新村在大明宫西侧，那是当年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和杨贵妃与唐明皇调情的地方。当年叫舍下省，如今叫方新村。方新村这地名，据说是张作家的母亲起下的。当年这里是城乡结合部，再则被裹在西安城的中心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。张方氏家世代是农民，她的身上，也保留了关中农家妇女所有的优良品质：善良、大气、宽容，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形象。张作家家里所以整日高朋满座，门庭若市，张作家的好客是一个原因，嫂夫人的贤惠更是一个主要的原因。

当年张敏在青海当兵八年，回来后又来咸阳一个国防厂子当工人，眼见得成了一个大龄青年，心里不免着急。猛抬头，看见邻家这个叫“方方方”的小女孩，已经出脱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。张敏于是动起心思，看怎么和这个姑娘接近。恰好，方家养了几株玫瑰花招人喜爱。张敏于是有了借口，瞅瞅屋子里只有方姑娘在家，于是壮着胆子走进门，先赞这花艳，再赞这花香，完了说，能不能剪上一枝，回去插在他家花瓶里。一个有心，一个有意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出得门来，张敏高叫一声：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”。话音未落，方新村吵成一团，大家都说这方姑娘平日老老实实的，高中毕业回家，也不见和生人说话，怎么就让一个“客客子”（外地人）猫叨鸟了。方姑娘听了这话，不为所动，一个月后，自行车一推，进了张家门。

方姑娘进门以后，从方新村带了三分宅基地过来。不要小看这三分地，在西安城里，这三分地就是一件宝物。从此以后，张敏便在这三分地上折腾，来

一笔稿费，够买一袋水泥，就买一袋水泥，够买一架子车砖，就买一架子车砖。水泥和砖头买回来了，就往这三分地上堆。先盖座平房，再盖个地下室，再堆个二层，二层上面再堆三层。新时期文学二十年，张敏这二十年，用稿费给这三分地上堆了一堆歪七扭八的三层楼房。楼房四百多平米，在中国作家中，他的住宅面积大约是独一无二。

方新村的地后来已经全部卖完，因此，对张家来说，这几年的基本生活来源，就是靠张敏的稿费。西影厂不景气，张敏于是早早地办了个内退手续，在家专门写稿，当起名副其实的自由撰稿人。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少了，全家就一片惊慌。哪一个月稿费来得多了，张敏就捧着一堆钱发愁，房子已经盖好了，不知道这钱又该往哪里花。于是乎往四处打电话，吆喝人来打麻将，吃饭。他说在他这打麻将“五个一工程”：打一场麻将；输一千块钱；抽一条烟；管一顿饭；喝一瓶好酒。走后地上留下一堆垃圾。去年国庆早晨，八点多钟，张敏听见大门外有人要退两张西去的卧铺票。裤子一穿，拉着老婆九点多钟就上了火车。这时才发现，两人所带的银两不足，有进程就没有退程了。好个张敏，喊一声拿笔来，就在火车上写起来。到银川写一篇《调侃银川》，到兰州写一篇《黄河之水兰州来》，他朋友多，路子又野，文章送到报社，当时就能拿到稿费，于是，玩了敦煌，又玩了哈密和乌鲁木齐。虽说是受了些罪，一路写着玩着，回来一算，走时带在身上的钱竟然没用完，还让张方氏美美地坐了一趟飞机，落下了十几个胶卷。

张敏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，他便有些骄傲。那一次，在他的地下室里，他买了一大堆颜料学画画。画得确实不怎么样，可是旁边的画家们都不好意思说。这时，张方氏进来叫大家吃饭，对着地下画好的小鸡“哼”了一声。这一“哼”，张敏于是大怒，他说：“你敢嘲笑我！我平时进步的慢，就是因为你不支持我，你看看人家贾平凹，高建群的老婆，那毛笔字写得再臭，人家老婆在旁边也一个劲儿说好。”张方氏听了，笑着争辩说，我哪里敢嘲笑，我是感冒了，鼻子有些不通，哼几下鼻子。张敏听了，仍是不依不饶。

还有一次，张敏喝高了。叹息曰：“咱他娘的空有一身才华，至今还成不了大名，这原因就是没有离婚。你看那谁谁谁……”张方氏听了，立刻把大门开圆，说：“你走，你现在就走。我现在有儿有孙子的。看你走了以后，你这个干老汉怎么过？”张敏听了，长叹一声说：“不走了，我老了！”说完用秦腔唱了一句：“老了老了实老了，十八年老了王宝钏！”

张敏和张方氏膝下，有一儿一女，正应了中国老百姓“一儿一女活神仙”这句老话。儿子聪明，女儿伶俐，遗憾的是张敏前些年把钱都用到堆砌楼房

上去了，没有用更多的钱作为智力投资，让儿女上大学。好在女儿争气，前几年走读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系，毕业考试考了全系第一名，成了硕士研究生。如今，张敏的儿子、女儿都已经男婚女嫁，但是，这个大家庭还基本上生活在一起。

说起张作家的儿子来，我这里又记起一个故事。张作家的儿子，前几年台湾人在西安办了个康师傅方便面工厂，儿子便应聘进去当电工。这事很令张作家恼火，台湾人先富了一步，眼睛都长在脑袋顶上，常忘了自己姓什么，欺侮大陆百姓。为资本家干活，太多憋气。后有一日在梯子上查线，台湾一个监工竟嫌梯子挡道，踢了梯子一脚，差点把人摔下来，还口出不逊。陕西冷娃，挥动老拳，将台湾监工打了一顿。儿子回来向父亲汇报，张探花听了，高叫一声“打得好”。立即买酒买菜，为儿子祝贺。儿子说，恐怕在这个厂子干不成了。张探花说，干不成了不要紧，以后你待在家里，老爸给你开工资！这后来有一个意外的结局。儿子惴惴不安，等了几天后，不但没有被炒鱿鱼，还被提拔当了组长。倒是那个台湾监工，被解职回台去了。这其中原委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很可能，台湾老板对这个监工早有看法，踢电工的梯子，在台湾也是不允许的，便借机将他炒了。

张敏年轻的时候，恃才傲物，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角色。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：“管我的人还没有出世哩！”而今，老境渐来时，管他的人终于出世了，这就是他的孙女张少阳。大前年秋天在太湖参加笔会，阳阳一个电话：“爷爷，我好想你。”张敏立刻买飞机票，半天之内赶回家。前年在广州巨星公司改电影剧本，亦是阳阳一个电话，张敏忙不迭地，立即叫人把他往飞机场送。去年秋天在罗布泊，刚一回到连木沁镇，可以通电话了，电话那头阳阳一哭，张敏立刻买火车票回家。看着生活在温柔富贵中的阳阳，我感慨地说，张敏七岁的时候，正在新疆的哈密看着溃兵烧城；笔者的我，七岁的时候，正在延安的万佛洞里，父母去上班，将我用一根绳子拴在佛脚上，如今这阳阳七岁了，她多么幸福呀！

2002年间，张敏完成了两件大事。这就是他酝酿多年的两个长篇小说《良家妇女》和《石破天惊大乾陵》双双脱稿，并于2002年9月5日，在北京连续上市。为写这两个长篇，他的头发眉毛全部成了雪白。好听话叫童颜鹤发，不好听他就活像一个老怪物了。我在新疆，每到一个地方和朋友们吃饭，总会有人说，咱陕西要挖武则天的老坟了。这股妖风，就出自张敏的文牢，如今已吹向世界各地了。这两个长篇也许会奠定他在中国文坛重要小说家的位置。

西安是文化古都。文化古都应该出张探花此类文化人物。我常想，张探花此类庄谐并出，令人喷饭的传奇，一些年之后，也许会像我们今天说徐文长的故事，唐伯虎的故事，纪晓岚的故事一样，成为文化人的市井传奇。张探花此类故事颇多，今天这话有些长了，就此打住则个。

毛诗中谁道鼠无牙 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

——作者写在出版之前

清早登厕，四平八稳坐在马桶上，耳听汨汨之声，生理上便会产生一种感觉。这种感觉，如同我此时坐在书桌前，写这篇文章时的感觉一样：偶有所得，行走肺腑；礼坏乐崩，怅然若失……

这是一册集思广益探讨如何科学发掘乾陵和秦始皇陵的文学作品，不是学术著作。这种题材是文学界一门新兴的行当，是文学依据时势走向纵深的又一次发育，局内人称之为“考古文学”。在中国，它的领军人物应该是岳南先生。他以《风雪定陵》的横空出世，使他成为这个行当的牧羊犬。他比我小十几岁，应该是我的“小朋友老师”。

我已经过了花甲有五之年，这个年龄是英雄末路，长气短出的年龄，不宜再写这种颇有争议的东西了。由于几十年在文学创作之外，我分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关注西安周边皇陵的动态，日积月累了一些心得，觉得有话要说，前些年才写了一些有关这些题材的书和文章。由于我把家宅的电话直接印在书舌上，在那年冬天一个有风有雪的午夜，突然炸响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。一位东北铁岭的读者开口就质问我：你对挖祖坟这样损德的事，难道就没有一点心理障碍？

夜半来电，又如此直白，真让人心惊肉跳！这是挖祖坟吗？中国民间向来有“四大损”：骂哑巴、踹瘸子、踢寡妇门、挖祖宗坟。面对读者的质疑，等我回过神来，电话挂断了。那一夜我没有合眼，我想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。我在那些书里文里，没有写清楚对祖坟的认识，等再版时，我一定多费点笔墨，力争把这一点写清楚。

我住在西安北郊，从我的床边往西北方向走，走四十二公里便是西安咸阳国际

机场；再往西北方向走，再走四十二公里，那里有一座山，在离山顶不远的山腰里，斜坡儿挖了一个洞，洞里放了两个棺材，一个是唐朝的第三个皇帝，活着的时候叫李治，死了之后的谥号叫唐高宗；另一位是他的老婆，史上那个用千年老唾沫洗澡的女皇帝，活着的时候，叫武华姑，死了之后才叫武则天。

我原以为，像武则天这样名贯天下，挟风雷以毁天下的人物，在中国难道会有人不知道？2004年，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乾陵的专题片，出于以上理念，故意没有解说武则天，播出之后，我们随机到云南和贵州访问，还真有人不知道！在楚雄市，我们停车问一位卖瓜的妇女，又给她看了车载VCD上的图像，她上过初中，竟然说武则天和慈禧是一个人，都是中国的女皇帝。在贵州省的赤水河畔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竟然说武则天就是江青，穿上古代人的衣服，也盖不住她是个坏女人的牙口。

我们深深地被震惊了。是我们民众的素质使然，还是我们这些文化人的自以为是？渭北土塬上，车行几分钟，就会看见一座荒冢，这些荒冢，大都被当地的农民挖成四面立壁的炮台样子了，那是为了多一点种粮食的土地。这些荒冢一律无名无姓，当地传说中没有，查史籍也查不出来。询问树下抽着旱烟袋的老农，老农会说，早些年更多呢，1958年学大寨，都挖平了，挖得没踪没影了！

苍天白云，古风扑面，遥想当年，哪一座荒冢不是一项浩大的工程？哪一项工程不惊天动地？用得着在冢前栽一块墓碑告诉后人吗？1962年，当考古队揭去地皮，即将把墓道打开的时候，恰逢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来陕公干。这位学富五车的大才子来到现场，一口咬定此墓必是章怀太子墓无疑！身后的一群人诺诺，竟无一人敢提出异议。其实知其墓者大有人在。当地农民，多是唐朝护陵者的后裔。老辈子传下话来，这座墓里，埋的是一对青年男女，是被武则天用木棒打死的一双孤魂。这等传说，不见于任何史籍。可惜郭沫若不是当地人，不知其表，也不知其里，仗着学富五车的胸中才华，口硬了一点，话说得绝对了一点。一时三刻，墓道打通，十几只手电筒下，墓志铭盖上的文字赫然在目：大唐永泰公主之墓。

永泰公主？初唐有上百个公主呢，没见史籍上有永泰二字呀！墓道里黑暗，没看见郭老脸红。郭老拂袖，众人依然诺诺。这四十四年前的一段插曲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：不要以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情，民众们都会了然于胸，包括郭老和那个半夜来电。

是的，那个石洞被封闭之后，就起了个名字叫乾陵。中国人在葬埋自己同类的时候，就有了尊卑。一般老百姓的土堆只能叫坟，尊贵的人才叫墓。皇帝的大土堆一律称陵。北京尊贵的人太多了，有些公主入土的地方也叫坟，中央电视台西边就有个公主坟。给皇帝当了小妾的人，因为驮过皇帝的肉体，自然也变得尊贵起来，陕西兴

平马嵬坡就有个杨贵妃墓。这样一区分，只要站在墓碑前，就知道土堆下的人，活着时是什么身份了。

神秘的东方神鬼文化，像迷幻的万花筒，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爷爷和孙子，一代又一代。总数不下几百亿的每一个东方人，明知“死后原知万事空”偏偏又要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活了七八十岁，喝了一条小溪，吃了半座金山，怎么能一翻白眼就只剩下一堆肉？不甘心啊，于是便幻想出另一个世界，不吃不喝也能当神仙。活着的时候是官，死了还要当官，把官瘾永远过下去。于是，视死如视生，把人世间的贪占的财宝能搬的尽量搬，搬到地下埋起来。玩一个猫盖屎的严肃游戏。这一埋就是埋了几千年。

凡是寿终正寝的人物，都应该是我们的祖先。我们用最科学的方法，在丝毫不扰动祖先的情况下，把他和她请出潮湿阴冷，甚至还在漏水的洞穴，让他和她住到水晶棺里去，享受恒温待遇，分享一点现代文明，接受子孙们的亲泽和膜拜，把他们当年带在身边的物品，一件件扶正擦净，用法律保证不挪用、不侵占、不卖买。而且只准花钱用眼睛看，绝不准动一手指头，这难道是对祖宗的亵渎？对祖宗的不肖？“四损”中的挖祖坟是盗墓贼的勾当，能在概念上和科学发掘相提并论吗？

这段笔墨不知可否回答那个夜半来电？

于是又会产生另一个夜半来电：目前中国有这样丝毫不扰动祖先的技术吗？

要动秦始皇陵和汉武帝的陵目前还没有这种技术。如果不着手研究，恐怕再过上几百年，也许仍然没有这种技术。没有这种技术，从现在就要开始发明研究呀，每年上百万精英人才走出校门，为什么不给他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？目前，世界上要动的皇陵，只有乾陵才具备这种技术条件。也就是说，要让老祖宗分享现代文明，以尽孝道之心，只能从乾陵开始。科学发掘皇陵，日后必定要成为一项巨大的文化产业，打造一条从开封到宝鸡的地下文化千里长廊，该是多么令外国人眼红羡慕的一项世之伟功呵！每座皇陵，都是那个时代的一座国库，金银财宝可以暂且不论，文化信息对于今人难道不无启迪？每座皇陵里都有老祖宗们智慧的沉淀，蕴藏着超乎想象的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。难道老祖宗们不想让他的后世子孙们分享？那是爷爷对孙子的溺爱，才把宝贝藏在身边的呀！君不见遗言遗书，分割财产，哪位老人家不想着他的后世子孙？说乾陵具备了这种科学发掘的技术条件，就是说乾陵和其它皇陵不一样。泰陵和茂陵都是在平地上先挖一个大坑，在坑里建宫殿修马路，然后再用炒熟的黄土填进去堆起来，成为一个倒扣的斗，因此称为覆斗式，要动这样的大陵，原则上不能动上边的封土，可是宫殿埋在土下面，怎样才能清理出来，这就要靠高科技了。是用一种凝固剂或钢索把整个封土锁成一个整体，不容其塌陷，做成一个巨大的屋顶，然后再剥离封土和宫殿的接触？抑或在陵墓四周修一条地铁，夯实地基，用钢柱

撑起封土，再对宫殿进行剥离，这就要看后来者的智慧了。乾陵则不同，它是只有一个出气口的一个山洞，只要不让外界空气进入，保持住洞内千年恒定的气态，洞藏物品不受扰动，就能达到科学发掘的目的。这种技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掌握了，那就是七间房子组成的密闭系统，犹如大医院里的高压氧仓。至于陵中藏品，肯定腐朽的一塌糊涂，根本不可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，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，文物可以得以长久保存。

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，那文物是从哪一天开始腐朽的呢？每一个时间单位都作用于文物，应该是不争的事实。因为世界上还没有用这样的技术发掘过一座陵墓，因此说文物一遇到新鲜空气立刻就灰飞烟灭了的话，都是在大开挖时出现的，大开挖本身就不是科学发掘。千年文物遇风即变的道理，说一遍再说一遍，就成了废话，就成了糊弄老百姓的话了。不让文物接触外界的新鲜空气，保持住墓中恒定的气压和湿度，文物怎么会灰飞烟灭了？如果目前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还谈什么上天入海奔月呢？还谈什么科学发掘呢？那和盗墓贼的营生有什么区别呢？

陵中文物可分两大类，一类是目前技术可以保护的，如石棺、青铜器之类；另一种是目前和今后几百年都保护不了的。保护不了的文物难道没有原地封存的技术吗？封起来不要动，什么时候技术成熟了，哪怕再过一百年，什么时候再实施保护行不行？这一点很重要。因为每一件原地封存的文物，就是给研究生提供的一道命题。有了题目，作题时就有了方向。只需要准备好奖金和奖状，颁奖的各种场面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既然陵中藏品在“相对平衡的状态下”还一天一天腐朽，为什么不抢时间让它们不腐朽呢？早一天用科学技术对文物实施有目的的保护，是比不作为任其腐朽好得多吧？这点道理还用多说吗？

为此，陕西省有关部门曾在1960年和1994年两次作了详尽的《发掘方案》，本书择其要点，收录在册。各位看官不妨仔细阅读。虽然不好看，但确实值得看，当然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。

发掘乾陵这个话题，提出来将近半个世纪了。“欲知世间事，先听老人言”。为此，我专程拜访了石兴邦老先生。在发掘乾陵这个话题上，石兴邦先生绝对是当仁不让的学术权威。老先生说，“乾陵素为人们所重视，这是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辉煌时代的遗存，也是至今所知唐代帝王陵墓保存盛唐时代文物的典型代表。而且是未被掘盗的唯一帝陵，所以自五十年代末起，计划发掘乾陵之议，提了好多次，一直至今因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条件限制，时断时续，尚未付诸实施。”

“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，给我们又提出了这一重大的考古研究课题。自然被素重历史传统而又珍爱文化遗产的人士关怀和议论，大陆、台湾和香港的报刊也纷纷载文讨论。虽然各持所见，见仁见智，然重视祖国文物的心意跃然纸上，足证大家对这一

问题的慎重和关怀了。”

“由于乾陵保存完整，内涵丰富，文宝珍贵，意义重大，常成为人们欲揭其秘以益于世的想法，据我记忆，建国后有五六次发掘之议：1960年的发掘是最早的一次，在此期间，我常和武伯伦先生联系，他是省文化局副局长，主管文考工作，他很重视发掘乾陵中的文物保护工作，有一次为保护文物，他叫我和他一起去西北大学拜见校长刘端芬同志，请西大支持文保研究工作，端芬同志很支持，指定化学系刘致和教授负责，组织了由12个教师组成的文保科研小组，大家情绪很高，工作做得迅速而有成效。”

“发掘乾陵的消息传出后，郭沫若先生很高兴，他亲笔写信给陕西同志，表示对发掘乾陵的支持。”

“乾陵的发掘引起各方面的重视，但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，其他一些省份也提出想挖帝陵。中央有关同志看到这种情况，觉得是个问题。首先由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同志提出，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成员，负责文物考古工作，他召集考古所夏鼐，王伯洪等同志、商量此事，我当时是考古所的所务秘书，也参与了这事，当时认为这是一股挖陵风，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，不宜助长，应予制止。于是便决定，由我和王伯洪同志拟稿，经尹达修改后，建议学部上报中央予以停止，当时写明五年以内不要挖帝陵，报告送出后，不久便停止发掘，将已掘出的墓道，正式回填，西大的文物保护组也再没有活动下去，后来我回到西安见武伯伦先生，他表示中央有决定，乾陵就停止了发掘。”

“文化革命结束后，文物考古系统很快恢复了工作，有关文物考古的刊物都复刊发行。1972年，郭沫若先生非常想发掘乾陵，因为他研究武后，很想看看武则天天的情况，就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非恳切地说出了他的愿望，他说年纪大了，晚了就看不到了。王冶秋和夏鼐商量了后，同意了郭老的意见，便由罗哲文同志写了一个长而全的报告（包括文物保护、经费等事宜），这个报告是以郭老的名义写给周总理的，总理没有同意，主要是文物保护与经费问题。后来王冶秋同志说，总理也给郭老谈了，‘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手做好，让后人做一点。’实际当时不同意的主要原因是经费相当多，当时很困难。据说周总理说，这些钱可以办几个织纱厂。另一个是怕四人帮干扰，而不纯是文物保护问题。”

“文化革命后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来西安视察工作时，曾提过发掘乾陵事，省上根据指示，也申请发掘过，但也未能获得批准。”

“后来一次提出发掘乾陵的是1991年，主管中央文物工作的李瑞环同志，来陕视察时，给文物系统提出了发掘乾陵和整修黄帝陵两件大事。整修黄帝陵工程，进行的卓有成效。关于发掘乾陵之事，虽然我们作了发掘研究规划和可行性报告，并随黄